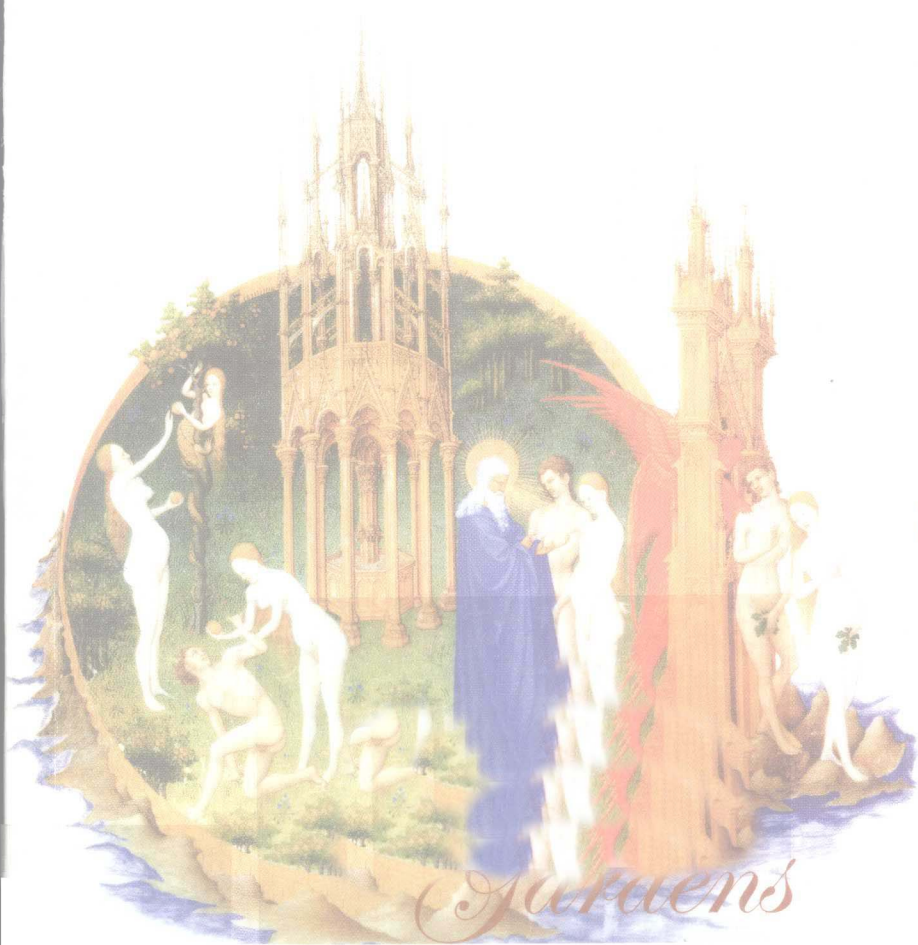




Jurians
An Essay on the Human Condition

花园：谈人之为人

Robert Pogue Harrison

[美] 罗伯特·波格·哈里森 著

苏薇星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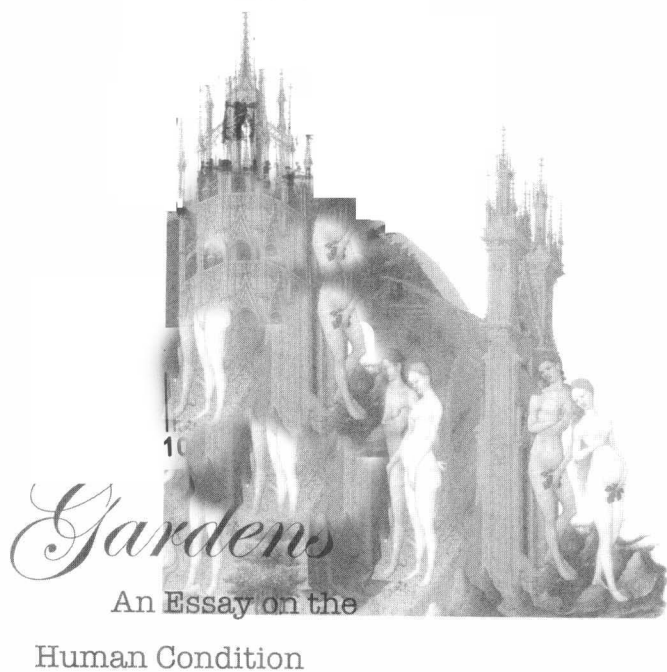
文化 生活 译丛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花园：谈人之为人

[美] 罗伯特·波格·哈里森 著

苏薇星 译



Copyright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Gardens: An Essay on the Human Condition
Robert Pogue Harrison © Le Pommier,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园：谈人之为人 / (美) 哈里森著；苏薇星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1

(文化生活译丛)

ISBN 978-7-108-03762-6

I. ①花… II. ①哈… ②苏… III. ①人生哲学 IV.
①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1715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封面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张雅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11月北京第1版

201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8.875

字 数 220千字

印 数 0,001-7,000册

定 价 29.00元

序

人类生来就无法凝视历史的面庞，这一美杜莎之首遍布着疯狂、死亡和无尽的苦难。这可不是我们的缺陷；恰恰相反，正因为不愿听任历史现实一展美杜莎的魔法，将我们变成石块，我们才有了得以承受人生的这一切：我们的宗教热忱、诗意想象、对理想之邦的梦幻；我们的道义追求、玄思冥想、对现实的审美幻化；我们对故事的迷恋、对游戏竞技的热衷、徜徉大自然的欢欣。阿尔贝·加缪曾回忆道：“苦难让我无法相信阳光普照下、漫漫历史中一切都那么美好，阳光却教我懂得历史并非一切。”（加缪，*Lyrical and Critical Essays*，第7页）不妨补充一句，倘若历史意味着一切，那我们只能癫狂而终。 ix

在加缪看来，是阳光带来了慰藉，而更普遍地说，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供人躲避历史的喧嚣与狂躁的庇护圣所，当属花园——无论实在的还是虚构的花园。本书的读者会发现，这一座座花园可能与我们相距迢迢，比如吉尔伽美什一度涉足的神仙之园，希腊传说中的极乐之岛，但丁笔下炼狱山巅的伊甸园；或许，

这些园林就坐落在凡俗城邦的边缘，譬如柏拉图的学园，伊壁鸠鲁的花园学校，薄伽丘《十日谈》里的别墅花园；也许，这些园圃竟展现于都会闹市，一如巴黎的卢森堡公园，罗马的博尔盖塞别墅园林，还有散布纽约街头的“无家之园”。殊途同归：不论作为一种构想，还是作为由人所创的环境，花园即便不是天堂，也是一种理想的憩园。

尽管如此，由人所创的花园不论多么封闭自足，也始终立足于历史，哪怕只为抗拒驱动历史的种种侵蚀生命的力量。伏尔泰在《老实人》的结尾处写道：“我们应当耕种我们的花园”（*Il faut cultiver notre jardin*），要理解这句名言中花园的涵义，就不能将它孤立于小说背景中连绵不断的战乱、瘟疫和灾荒。此处对“耕种”的强调至关重要。正因为~~我们~~我们生来就被抛入历史，才须耕种我们的花园。不朽的伊甸园无需栽培养育，它为上苍所赐，本已尽善尽美。在我们眼中，人间座座花园仿佛在伊甸园后的世界里开启了一扇扇通往天堂的门户，然而，这些园圃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创建、维护和关照；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它们起源于人类失去乐园之后。没有花园的历史是一片不毛之地。脱离了历史的花园必然沦为多余。

曾给我们所在的这座凡生的伊甸园增色添彩的处处园林，最有力地体现了人类栖居大地的理由。每当历史一展其破坏与毁灭之能，与之对抗是我们惟一的选择，为的是维持我们健全的神志，且不谈健全的人性。我们不得不寻求治愈创伤、救赎生命的种种力量，让它们在我们心中、在我们中间生长。“耕种我们的花园”意义就在于此。伏尔泰的选词——“我们的”——指向我们同属共享的世界，这个纷繁世界借助人类的行动方才气象万千。“我们的花园”绝非一方逃避真实、纯属个人的私密空间；“我们的花园”是大地上、内心深处或社群集体之中的那一块土壤，在那里，

救赎现实、使它不致自毁的文化精髓、伦理美德、公民道德正得到培养。这些德性始终是我们的。

漫步此书，读者将会穿行于多种不同的花园——有的来自历史，有的立足现实生活，有的属于神话传说或文学创意——但本书探讨的每一处园林多多少少都是“我们的花园”这一故事的一个篇章。假如历史终究在于破坏和培养这两种力量之间惊人的、不间断的、无止境的抗衡，那么本书行将加入后者的奋争。为此，它力求分担园丁的天职——忧思。

致 谢

我将本书题献给所有的女性，但我尤为感激几位“拥有爱的心智的女士”，她们的启迪与鼓励，对书稿的敏锐洞见，以及富有创意的建议让我获益甚多，使我的劳作结出了果实。这几位女士是苏珊·斯图尔特 (Susan Stewart)、希瑟·韦布 (Heather Webb)、安德烈娅·奈廷格尔 (Andrea Nightingale)、苏薇星·玛乔丽·佩洛夫 (Marjorie Perloff) 和雪莉·哈泽德 (Shirley Hazzard)。我还感谢很久以前带我走进太阳花园的克丽斯塔。我的每一本书都在赫罗纳街的花园里萌芽开花，为此，我得感谢莫莉。

至于伍迪·艾伦所说的“与我同一性别的人士”，我感谢乔舒亚·兰迪 (Joshua Landy) 和丹·埃德爾斯坦 (Dan Edelstein)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阅读文稿并加以点评，也感谢我的助手大卫·拉默斯 (David Lummus) 给予了我不可或缺的帮助。对泽普·贡布雷希特 (Sepp Gumbrecht) 的忠实友情，我深表谢意。

约翰·弗雷切罗 (John Freccero) 曾劝我不要赋予机构任何个人意义，但我不得不感谢斯坦福大学这些年来给予我的一切。

目 录

序.....	1
致 谢.....	1
第一章 忧思乃天职	1
第二章 夏 娃.....	15
第三章 人——奉献于土地的园丁	27
第四章 无家而园	40
第五章 “我自己的花园”	50
第六章 柏拉图的学园.....	58
第七章 伊壁鸠鲁的花园学校.....	69
第八章 薄伽丘的花园故事	81
第九章 隐修之园、共和之园与王公之园	95
第十章 凡尔赛宫园林短评	107
第十一章 观看——一门失落的艺术.....	112
第十二章 奇迹般的谐和	123

花园：谈人之为人

第十三章 两种天堂：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比较133

第十四章 人，而不是破坏之徒147

第十五章 时代的悖论162

跋172

附 录

一 《十日谈》选摘 乔瓦尼·薄伽丘178

二 《帕洛马尔》选摘 伊塔洛·卡尔维诺187

三 花园 安德鲁·马韦尔190

四 伊斯兰地毯花园简介194

注 释198

文献目录224

索 引243

译后记265

第一章

1

忧思乃天职

自古以来，在诸多文化传统中，我们的先辈将人的至福构想为花园中的生活。是人们亲手耕种的园圃初次激发了关于地上乐园的想象，还是梦幻中的乐园方才催开了最初的园艺之花？我们不得而知。史诗《吉尔伽美什》^①中那座珠光宝气的“神仙之园”，无疑不曾在现实生活中有过先例：“吉尔伽美什周围尽是结着宝石的树丛。[……]红玉髓果实下垂延着藤蔓，煞是可爱；天青石树叶间缀满了果子，令人欢喜。荆棘和大蓟是由珍珠、玛瑙、赤血石和其他稀奇的宝石做成的。”（*The Epic of Gilgamesh*,

① 我们现今所说的史诗《吉尔伽美什》是欧美考古学者从19世纪中叶起在今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等古城旧址陆续发现并整理而成的，由铭刻在若干石碑上的一些彼此相对独立的叙事诗构成，主要叙述了公元前两千年前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王吉尔伽美什的一系列传说。这些作品最初用苏美尔语写成，后被译成闪语族的阿卡得语等，看来在古代世界广为流传，影响至深。学者们一般认为，经口头流传之后，这些诗作约在公元前两千年至一千五百年之间有了文字形式。此处提到的故事中，吉尔伽美什为其钟爱的友人恩基杜之死悲痛万分，为了探求生死的奥秘并寻求永生，他只身远行，向惟一获得永生的凡人乌特纳庇什提姆请教。——译者注

第100页)。①在这部据我们所知年代最为久远的文学作品中，还有另一奇幻花园。环绕人世的崇山沧海之外，有个叫第尔穆的地方，又名“太阳花园”。在这里，乌特纳庇什提姆享受着他那异乎寻常的清福。所有凡人当中，仅他一人被神明赐予了永生，得以尽享安恬，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当吉尔迦美什经过孤注一掷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太阳花园时，却发现自己不得不返回乌鲁克城，回到那个凡俗城邦的悲情与忧烦之中，因为不朽与他无缘。

- 更确切地说，长生不老与他无缘。不朽寄托于多种形式，诸如传世英名、千秋大业、文字与艺术的恒久见证，而长生不老这种神奇的特权只属于寥寥几位幸运儿。古希腊人中，斯巴达王墨涅拉奥斯、海伦之夫被免于死，有权直奔大地尽头的乐土（Elysium）：

居住在那里的人们过着悠闲的生活，
那里没有暴风雪，没有严冬和淫雨，
时时吹拂着柔和的西风，轻声哨叫，
奥克阿诺斯遣它给人们带来清爽，
因为你娶了海伦，在神界是宙斯的佳婿。

（荷马，《奥德赛》第四卷，565—569行）②

海伦再是美艳，看来壮士们为她大动干戈的真正理由却在此：谁拥有她，谁就将幸免晦暗的冥府，永久歇息于乐岛。勇士出征，可曾有过更令人信服的动机？

比起冥界幽魂的飘忽朦胧，极乐之园中体魄健全的日子着实

① 据哈里森所用的英译文译出。此中译本正文与注释中的引文和附录中的选摘若未注明译者姓名，皆为我本人所译，不再一一说明。——译者注

② 本章中《奥德赛》的引文均出自王焕生的译本，见荷马，《奥德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译者注

令人惊羨，哪怕仅仅因为人难以想象、也无从企盼脱离躯体的幸福。（人确有可能期望、乃至切盼摆脱肉体的束缚，不过那得另当别论。）纵使但丁笔下享有天堂至福的灵魂，也万般欣喜地期待时光流尽，肉身得到复活。一旦时间终止，复得岁月夺走之物，他们的幸福才真正完美无缺：那就是与个人身份、音容笑貌密不可分的血肉之躯。在此之前，但丁造访的有福之灵竟无法相互识别，而他们是多么渴望认出自己的骨肉。《天堂篇》第十四章里，诗人这样描绘眼前的两队在天之灵：

我似乎感到，那两个合唱队
都急于要高声呼喊“阿门”，
他们诚然显出对他们尸身的渴慕；
依我想来，他们渴慕，不但为了自己，
而且为了他们的父母，以及他们
成为天上的灵焰以前所心爱的人。

3

（但丁，《神曲·天堂篇》第十四章，61—66行）^①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凡人要比但丁歌咏的天国之灵还来得幸福。至于墨涅拉奥斯、乌特纳庇什提姆，还有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那班人，情形可就不同了。神话中这些奇幻的花园世界里，神明的宠儿得以拥有自己的身躯，却不用为热血激情偿付任何代价；能够遍尝大地的鲜果，而免遭大地之子无一幸免的疾病与死亡；可以尽享他们在冥界的同僚梦寐以求的阳光，却不受烈日骄阳的炙烤。长久以来，这种远离病痛衰亡、置身园林

^① 本章中但丁《神曲》的引文均取自朱维基的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个别地方略作了改动。——译者注

仙境的长生不老成了完美生活的终极写照。

果真如此吗？墨涅拉奥斯并不急于扬帆远航，奔赴乐岛。特勒马科斯见到他时，后者依旧是一国之君，人间一员。在乐岛与冥府之间，这位斯巴达王无疑会选择前者——一如我们当中任何人——但他是否乐意就此早早地告别人生，享受花园中的永生？看来并非如此。原因何在？就在于太阳花园和极乐之岛这类世外桃源提供的长春健在的悠闲，是以与世隔绝为代价的——享有它，就意味着远离亲友、城邦以及人类持续不懈的求索历程。失去亲情、友情和社群的生活，只能置人于悲惨的境地，对于热爱城邦的古希腊人来说，尤为如是。这般状况同时剥夺了人生的忧患与慰藉，我们中间大多数人对这两者的眷恋，恐怕远远出乎自己的意料。在远离人寰的花园中永生，意味着要么一改本性，像乌特纳庇什提姆那样，漫漫岁月中除了妻子以外一无同伴的生活使他不再富于人性，要么郁郁寡欢，好似但丁笔下灵薄狱中极乐之地的灵魂，“没有希望地生活在愿望中”（*sanza speme vivemo in disio*），如维吉尔所言。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道：“不管是生是死，我们只求真实。”（*Walden*，第61页）假如斯巴达王带着这份对真实的渴求踏上乐土，那么他的长生不老只能说是祸福兼备。

与其去揣测墨涅拉奥斯的姿态，我们为何不直接询问奥德修斯？一连几年，奥德修斯被困在神女卡吕普索的小岛上，那可是广漠汪洋中十足的乐岛，佳木葱茏，清泉涌流，鸟雀纷飞。荷马笔下的这幅景象成了西方文学中田园图景的原型：

神女一面声音优美地放声歌唱，
一面在机杼前来回走动，用金梭织布。
洞穴周围林木繁茂，生长茁壮，
有赤杨、白杨和散逸浓郁香气的柏树。

各种羽翼宽大的禽鸟在林间栖息作巢，
 有梟、鷂鹰和喙儿长长的海鸟，
 好似乌鸦，不过它们仅在海上劳作。
 在那座空旷的洞穴岩壁上纵横蜿蜒着
 茂盛的葡萄藤蔓，结满累累硕果。
 四条水泉并排奔泻清澈的流水，
 彼此相隔不远，然后分开奔流。
 旁边是柔软的草地，莛菜野芹正繁茂。
 即使不死的天神来这里见此景象，
 也会惊异不已，顿觉心旷神怡。

（《奥德赛》，第五卷，61—74行）

这便是卡吕普索邀请奥德修斯与她共享的仙境，外加长生不老这份厚礼。可我们知道结果如何：无动于衷的奥德修斯置乐园盛景于不顾，在荒凉的海滩上度日如年，时泣时怒，只求重返自己艰苦贫瘠的故土伊塔卡，回到日渐老去的妻子身边。流亡在“先辈的土地”之外，游离在那片土地要求的辛劳与责任之外，奥德修斯深感这样的失落什么也不能补偿。孤岛花园剥夺了他人之为人属性，重归自己的身份才是他的热望，此等切盼神女也无从平息。明知返乡数十载后必有一死，奥德修斯依然归心似箭，渴念那个与仙岛截然不同的严峻岛国。

孤岛上的奥德修斯朝思暮想的，乃是渗透着忧思与关怀的人生（a life of care），^①缺了它，世外桃源无异于流亡之地。更确切地

① Care 一词是本章的中心词，也是全书的中心词之一。我选用了“忧思”、“关怀”、“忧思与关怀”和“忧思之心”等词语来表达 care 在本书中最核心、也最常见的意义。此外，根据语义和语境，还将它译作“忧患”、“忧烦”、“忧虑”、“牵念”、“牵挂”、“呵护”、“关照”、“眷顾”和“精心”等。——译者注

说，他渴求的是一个世界，在那里，人得以倾注其忧思、实现其关怀。对奥德修斯来说，那个世界意味着家庭、故土和世系。忧思与关怀和人的世界属性密不可分，在一个与世无关的花园仙岛上，何以能有用武之地？正是他那被孤立的关怀之心，让奥德修斯在不真实的仙岛生活中颇不自在，天一破晓，就来到岸边长吁短叹。卡吕普索告诫他说：

要是你心里终于知道，你在到达
故土之前还需要经历多少苦难，
那时你或许会希望仍留在我这宅邸，
享受长生不死。

（《奥德赛》，第五卷，205—208 行）

可是这位“光辉的神女”不可能明白，作为一名凡人的奥德修斯早已将生命交付给了紧紧环抱他的忧思，尽管——或许正因为——忧思给他累累重负。

如果说时至今日，荷马塑造的奥德修斯仍不失为凡人的典型，那是因为忧思与关怀牢牢地拥有着他。有一则流传至今的古代寓言，生动地描述了忧思这位女神（Cura）如何坚实地统领我们的人性：

从前有一次，忧思女神过河时看到了一片黏土，她若有所思地取下一块，着手把它塑造成形。正当她端详着自己的作品时，朱庇特路经此地。忧思女神请他把灵魂给予自己的造物，朱庇特欣然应允。可是，当忧思提出给小生灵冠以自己的名字，朱庇特却禁止她这么做，并要求用他自己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形象。两者争执不下时，大地女神挺身而出，表示想以

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这个造物，因为其身躯来自大地。于是大家请农神萨杜思来当仲裁，农神做出了以下看来公正的裁决：“由于你，朱庇特，赋予了它灵魂，死后它的灵魂将归你所有；而你，大地，给了它身体，它的躯体就将属于你。可是，因为这个小生命是忧思塑造的，所以它活一天，忧思就将拥有它一天。既然你们为它的名字争论不休，不妨管它叫“人”(homo)，因为它用泥土(humus)塑成的。^①

直至灵魂重归朱庇特，身躯重返大地，人，这一含有灵魂的造物，为忧思所有；有生之年的每一刻，无不在忧思的怀抱中(*Cura teneat, quamdiu vixerit*)。如果说奥德修斯这一文学形象集中体现了忧思对人的拥有，我们就会明白他为何不可能无忧无虑地享受卡吕普索的怀抱。一位远非那么快活的女神早就占据了奥德修斯的生命，召唤他返回祖祖辈辈耕耘养护的土地。既然忧思女神是用泥土塑造了人，“土生土长”的人理当把首要的关怀付诸成就其生命的土地。就这样，如荷马一再强调的，正是先辈的土地召唤着奥德修斯重归故园。我们应当明白，土地这一概念不仅带有地域性，还深含物质性：那一片土地，曾由他的先辈耕种；那一片土地，埋葬着他的祖先。

^① 如哈里森在尾注中所说，这则寓言转引自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Macquarrie与Robinson的英译本第242页注释5)。在此，当哈里森跟随海德格尔强调人的本性_{与使命}正是Sorge(care)时，我将作为Sorge拟人化表达的Cura女神之名译为“忧思”。在陈嘉映和王庆节合译的《存在与时间》中译本第三版修订版(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里，海德格尔的Sorge一词以及Cura一名都被译成了“操心”；此前的版本则沿用了熊伟更早的译法，作“烦”(见第三版修订版附录一中对Sorge译文的解释，第S02—S03页)。海德格尔引Cura女神的寓言时，用的是寓言作者希吉诺斯(Hyginus)的拉丁文原文。译这则寓言时，我参考了、但未沿用上述中译本里的译文，而是转译自哈里森所引的英译文。——译者注

假设奥德修斯一直被困于仙岛，享受着不尽的天年，倘若在此间他未尝失去人的本性，那么他多半会成为一名园丁，尽管那个地方无需靠人种花植草。人一旦像奥德修斯那样，为忧思紧紧环抱，奉献就成了不可遏制的需求。依靠园丁的劳作和关照而成就的花园，是多么不同于那些十全十美、供人坐享其成的奇幻花园。假使我们能够鸟瞰奥德修斯耕耘的那一片土地，便会发现它是卡吕普索家园中的一方绿洲——一方忧思关爱的绿洲。有别于桃源仙境，由人亲手创建与呵护的花园始终保留着一枚印记，标志着它来自人的自主行为，可称之为“忧思之印”。

如果说人类常怀千岁之忧，那么一份份具体的牵挂就是我们谋求解决的一个接一个困境和难题，好比故事情节随着时间推移而趋向结局。归途中一段段没完没了的插曲，对奥德修斯来说，纯属白白浪费的时间，因为只有回归故里，他才能继续解决他所关心的难题。在卡吕普索的世外桃源，奥德修斯的人生历程无从进展，因为桃源在世外，也在时光之外。因此，仙岛对他眼下的牵念——也就是收复领地、重整家园——而言，意味着努力的中止。不用说，一劳永逸地化解一切牵挂是不可能的，即便死亡也无法了结某些魂牵梦萦的忧虑（冥府之行中，奥德修斯与已故同伴的阴魂所作的交谈，足以使他明白这一点）。不过就总体而言，人对时间的体验，正是化解一份接一份忧虑的过程。

在此，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忧思与花园之间的关联。由人亲手创建的花园依赖时光、顺着光阴流转才得以实现。园丁将它规划，给它播种，付之以关怀，待到时机成熟，园中鲜果昌硕。与此同时，日复一日，园丁被新的牵挂团团包围。宛如一篇故事，每一座花园都有它渐次展开的情节，这盘根错节、节外生枝的“情节”要求园丁不懈地奉献。真正的园丁一刻也闲不住。

《旧约·创世记》中关于上帝造人的叙述，和忧思女神塑人的